

万家灯火

周礼

短信里的父爱

前些日子单位安排我出差,出差的地方正好要经过老家的小镇。于是我高兴地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会回家小坐一会儿,让他们别出门。很快我就收到了父亲的短信回复:路上注意安全,多带些衣服,车上别着凉了,到时我来车站接你。

几年前,我为父亲买了一部手机,刚开始父亲死活不肯要,他说电话费那么贵,你给我,我也不用的。父亲是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人,节约已成了他不变的习惯。我告诉父亲,没有什么急事,你可以给我发短信,只要一毛钱一条,挺便宜的。父亲半信半疑地接过手机说,真的吗?可我不会输入字啊。我笑着说,没关系,手机是带触摸屏的,有手写功能。我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教父亲如何发短信。不多时,父亲就学会了。从那以后,父亲时常给我发短信,嘘寒问暖,家长里短。

刚走出家门,我的手机就响了几声,那是新短信提示。我打开一看,是父亲发来的,父亲问,到车站了吗?车票好吗?我回答说,现在是淡季,车站没什么人,基本上不用排队。一会儿,父亲又发来短信问,车什么时候出发?对于父亲的啰唆,我有些不耐烦,但又无可奈何,只好一路向他报告行程。

上了火车不久,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由于这几日过于疲惫,我睡得很沉,醒来时已是中午(我是早上出发的)。掏出手机看时间,发现没电了,觉得十分奇怪,昨晚才

把电池充得满满的,怎么半天不到就没了?我换了一块电池,再开机,手机立即欢唱了起来,连续不断的短信,差点让手机死机。我吓了一跳,手机中竟有二十几条短信,三十多个未接电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了?对于父亲的啰唆,我有些不耐烦,但又无可奈何,只好一路向他报告行程。

过了半个小时,火车终于穿过了崇山峻岭,驶入平原地带,手机也有了信号。我赶紧拿起手机给父亲打电话,拨了好几次,听到的总是“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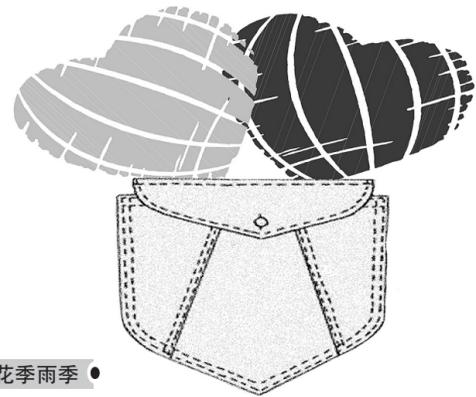
拨”。我明白了,可能是父亲一直在按重拨。于是,我放下手机,果然响了起来。听到我的声音,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平安无事。

回到家时,父亲的眼圈红红的,肯定是这两天因为担心我,晚上没休息好。父亲见我带了电脑回来,让我帮他拷几首军歌。我接过父亲的手机,无意中进入了短信页。我惊奇地发现,我给父亲发的所有短信都完整地保存着,其中包括我几年前发的。看着自己敷衍父亲发的几个字的短信,我愧疚不已。原来,我的短信成了父亲的精神食粮,没事的时候他就一条一条地、一遍遍地、细心地品读着。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也明白了父亲唠叨的涵义。仅仅因为我睡着了和手机没有信号,就让父亲如此牵肠挂肚,提心吊胆,这是多么厚重的一份父爱啊!

晚饭后,正打算跟老公出门散步,闺中好友兰却打来个长长的电话。“我跟他有些过不下去了,昨天晚上我翻了翻他的口袋,恰好被从浴室里出来的他碰见。他教训小孩般把我训了一顿,最后我们大

了能验证你内心的想法外,只会让你们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兰被我突然间说的这段话弄得有些无言以对。几天后,我正在厨房择菜,兰忽然打来了电话。“姐,昨天晚上我翻他口袋,见他手



花季雨季

婚姻的口袋

汪伏娟

吵起来。”兰在电话那端唉声叹气地倾诉自己满肚子的苦水。

身边的闺中好友凡是有翻自己老公口袋习惯的几乎婚姻关系都不怎么好,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大都暗地里冷战着,捅破那层纸的见面就不给好脸色,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兰早已身为入母,女儿已读初中。十几年前刚结婚时,两人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却很幸福。一个外出挣钱,一个一边在家做小生意一边照顾老小,“还是穷点的好,以前刚结婚时,我总是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他,自己口袋里只留那么点,通常情况下都是空空的,我那时还经常默默地往他口袋里准备钱。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真是口袋越鼓,幸福却越薄。”兰满是怀旧地在电话那端说。

忍耐着听完兰的诉说,才明白怎么回事。我有些难以相信,当初结婚时贤惠而又满脸羞羞的兰而今也有了搜查自己男人口袋的习惯。“男人有钱就变坏,不是我想去翻他的口袋,而是他每天回来很晚,而且身上总是散发出让人恶心的感觉。”兰愤愤不平地说道。你这样去翻他的口袋,除

机上一条暧昧的短信。”兰边说边偷偷抽泣起来。

事情仿佛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我有些不知道跟兰说什么。一些安慰的话出口总是显得很轻。

兰的事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关系很亲密的朋友丹。丹和兰的情况差不多,不外乎情感出现了裂痕。丹曾经也有搜自己老公口袋的情况。但最后当情感出现了裂痕时,丹不是歇斯底里、更加变本加厉地频繁翻男人的口袋,而是想着挽救的措施,往自己老公“口袋里”放关心的纸条,提前做好晚饭等老公回家吃,或者晚上耐心地等老公回来。这些生活的情感细节应该都属于情感的口袋。

女人不要轻易去翻男人的口袋,翻男人的口袋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意义却十分复杂。这个简单的动作意味着男女彼此之间开始出现了信任危机,更意味着女人在驾驭男人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翻男人的口袋这个貌似不大的动作其实会让原本就出现裂痕的婚姻口袋裂痕越来越大,所以女人与其越扯口子越大,不如学着怎么去缝补婚姻的口袋。

世相百态

画中情

闫养民

致的情书啊!

到底是誰呢?我静下心来把办公室的女同事细细过滤一遍,最后锁定在对桌的娜娜身上。此美女素喜作画,只有她有水彩画笔。更重要的是她才到单位不久,正值妙龄,平素沉默寡言的,可这两天一见到我老是想言又止,眼神怪怪的,极不自然。

一定是娜娜了,当我发现第五封情书时,决定还是由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于是趁办公室就我和娜

娜在时,我拿出那几封情书,勇敢地站起来,含情脉脉地问:“娜娜,这都是你送给我的吧?”

娜娜显然被我的架势吓住了,本来就少言寡语的,当下更慌了:“闫工,我……我……是这样……”

正在节骨眼上,主任推门进来了,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情书”翻了翻,看看我,又看看娜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娜娜结结巴巴地解释道:“闫工,你这些天熬夜看……看美国大片,主任让我……提醒你……按时……上班……”

城市空间

厨房女人

黎洁

就在相当一部分的现代女性皱眉掩鼻郑重声明:“我讨厌那股油烟味。”作拍手无生状以显示其身份和生活状态的时候,小女子却依旧喜滋滋地手提菜篮入市场,东采西购不一会儿便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奔回厨房奏响我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虽说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许多食品有了相当的市场,林立的酒楼、大排档和快餐店也使诸多妇女在厨房中得到解放,但不知是儿时游戏打下的伏笔,还是母亲亲手操劳出来的秉性,使我更热衷于自己动手,用红的辣椒、青的葱叶、黄的姜末等各式作料烹煮出鲜美可口的家常菜来,看家人朋友一脸馋相,争相“打捞”,而后一个个酒足饭饱一副心满意足状,便哼着歌儿收拾残局去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7岁那年,我已学会在蜂窝炉上煮饭了,而且,偶尔开火过旺或贪看小人书而致饭焦时,还懂得用几节葱白插入饭中,以减轻烟味。记忆中童年的厨房是一只红色的圆筒型的蜂窝炉,以及一块块黑黑的有着



十二个小圆洞的“土炭”。由于煤质的差异,不时要用木屑和炭把已熄的煤炉“救活”,因此常常看见母亲手忙脚乱地添炭煽火,呛着煤烟煮饭做菜,端出来的饭菜是我最初感受到的家的味道。

如今,厨房的设备几经换代,已有了更先进的用途。一旋就着的燃气灶具,明亮整洁的磨石灶台,配着水龙头的洗菜池、洗碗池等,使一系列的操作更加简便快捷,也更强烈地吸引我奏响厨房交响曲。春日雨霏霏,桃花流水鳜鱼肥,一把黄豆两块豆腐三片鲜姜四朵香菇五粒红枣,外加沙锅一锅鲜鱼“尾”,便能煲出一锅浓郁如牛奶鲜美无比的鳜鱼汤来,既滋补又养颜。中秋月

圆之夜,一家人持蟹把盏赏黄菊,更是人生一大快事。俗话说,七尖(雄)八圆(雌),八月中秋,正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为尝那鲜美的原味,最好是什么作料都不放,生地蒸熟了,蘸镇江的恒顺香醋加姜末,慢慢地品,细细地尝,醋能除腥,姜能驱寒(蟹性寒),再斟上一杯白葡萄酒(白葡萄酒配海鲜,味佳,相反,红葡萄酒配肉类),“花开半开,酒饮微醺”,最是人生美好的境界。

厨房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需要创新,更需要用心,才能使看似平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常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什么比生活更重要的呢?

本版插图 涛涛

人在途中

高考逸事

东壁逸人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上的高中,当时高中处在二年改为三年制过渡期,高二参加一次高考没过线,高三又参加一次。

入学时,认识一个大个子学兄叫孙国敬。他学习劲头非常大,校园里除听到上下课铃声外,就是他的读书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站在校园西南角杨树下,朗朗书声不绝于耳,时常背得口舌干燥,甚至生疮。他的精神感染了好多学生,我对他也肃然起敬,并暗自发誓,以他为榜样,要考个好的大学。

听说孙学兄是复考生,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此的劲头,怎么还废了学呢!与他深交得知,他已参加三次高考,过线两次,因命运不济,未被录取。我第一次高考时,我们是

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相互鼓励,要共度难关,可事不凑巧,难遂心愿,一同落榜。抱着疲惫和无奈,我们又一同去复读。

孙学兄的书本和复习资料除英语外,都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恢复高考前几年来,英语只作参考分,后来逐渐加重计分比例,所以他很重视。

我给他讲,听说明年英语记分比例要增加,他一脸茫然说:增加就增加吧,幸好的是还没记全分,我还有这些强项。指他能够死记硬背而争分夺秒的其他科目。

在我钦佩他学习劲头的同时,心存一种无以言表的同情和怜悯:上苍,照顾一下我这位苦心的学兄吧。新的一年高考时,英语可能考了50分。考英语时,孙学



兄要么是手足无措,要么是唉声叹气。在他旁边的我压低声音对他:翻译哥——伦——布——他顿时眼睛有了光亮,来

了一位考生时,两位监考老师全力为他服务,直到画上圆满句号为止。

下课后他大汗淋漓跑过来握着我的手:小弟,多谢你的提醒。我说,没啥,顺便提个醒,又不费啥事,你答得咋样?

他胸有成竹地说:应该没问题,我至少翻译了四百字。

这次脸上茫然的是我而不是他:那本来十几个的英语单词,怎能译那么多呢。为了不致他的兴致,我还是少说为佳吧。当我怀揣录取通知书时,又想到了我那命运多舛的学兄。我上大一时,他又一次被挂上阵,我还给他写信鼓励,这次他又以自己的愿望失之交臂。这样算下来,他已六赴科场了。再以后的事情,逐渐失去了联系,据说,他又考了一次,可惜的是,他又一次站在了孙山后面。

记录这件事情,并不是有意抖搂别人的难堪,我真心为他付出同情外,也因为他学习方法欠佳深感惋惜,同时,也为命运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手足无措。

警察的报告上说,有五个骑着日本洋车的衣鲜少年在商埠地被日本宪兵毒打,血流满地,生死不知。五台价值连城(查阅档案,报告上就是这样写的)的洋车被日本人砸成一堆废铁。报告送到奉天各公署衙门,张作霖和冯德麟、汤玉麟都看到了。吴俊升远在洮南,等他知道消息时,已经是三天以后了。

此时的张冯二人,虽然还不是奉天的主官,但地方人士早已把手握重兵的二人视为奉省的主宰。二人门前,宝马香车,夜夜鱼龙舞。而奉天都督张锡奎的府门前则灯火阑珊,门可罗一大堆。史书记载这样一件事,张锡奎属下军务课长出缺,张锡奎本拟派亲信参谋照治出任,但张作霖一拍桌子一瞪眼,照治吓得不敢上任,张锡奎急忙收回成命。世人就此编了个笑话,说张锡奎想娶个老婆,儿子张作霖说,不行,你的婚姻我做主。张锡奎说,放屁,我是你爹!

张作霖说,那是过去,现在我是你爹。说这话时是1913年,张作霖认张锡奎为干爹时是1907年。

五公子被打,与其说是五个轻狂少年草率行事惹来祸端,不如说是替父受过更为准确。张冯二人势力的日益壮大,让同城的日本人寝食难安,早就筹谋寻机教训教训这两个张冯的新贵。张学良五人一过老道口,土肥原贤二就得到了报告,他有意放五人冲进奉天,促成越界闹事的事实,再重拳出击,让张作霖和冯德麟先输后输人。

张公馆院内挤满了人,全是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的旅团主官。汤玉麟手持一挺轻机枪,在院内像一只狂躁的老狼一样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暴吼一声,还等什么啊!还等什么啊!

正房的客厅里,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二人。冯德麟站在窗前,面色阴沉地紧盯着眼门口。张作霖坐在太师椅上,闭着双眼,紧一口慢一口地抽着烟。

冯德麟掏出怀表看了看,猛起身,走到张作霖面前,一把夺下张作霖手中的烟袋锅,扔在桌上,说,我真怀疑,小六子是不是你的亲儿子,你怎么就一点也不着急呢?

张作霖把烟袋锅捡起来,在桌腿上磕了磕,又装上一锅烟,点着,才说,死不了,我着急啥?让小日本崽儿帮咱们教训教训几个小王八犊子,也是好事。

冯德麟瞪大了眼睛,哎,我说张小个子,你他妈是不是爹生娘养的,

张作霖一张脸冷若冰霜,冯师长,请让路,二十七师还轮不上你讲话。

冯德麟一听此话,暴跳如雷,他几步窜到张作霖跟前,抓住张作霖的衣领,张小个子,你想找死是不是?张作霖一摆手,祁老号带着卫队冲进屋。张作霖看也不看冯德麟,祁老号,出枪,对准冯师长的脑门子。祁老号抽出枪,顶在冯德麟的额头上。

张作霖说,冯师长再敢张嘴,你就开枪。

这话怎么说得一点人味也没有呢?小鬼子啥事干不出来?告诉你,你那没用的儿子死也就死了,我的儿子可不能死!

烟火一明一暗,张作霖的脸也一明一暗,放心,谁的儿子也不会死,三哥,当年在辽西没少干过绑票的事吧?肉票活着,你才能拿到钱,撕了肉票,你就啥也得不到了。

冯德麟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你是说,小鬼子是绑票?他们想干什么?张作霖说了一句等于没说的话,等刘副官回来就知道了。

刘副官是被抬回来的,两只脚筋被挑断,鼻子和耳朵也被割掉。刘副官见了张作霖,泪落如雨,师长啊,我完了,给我报仇啊!张作霖脸色大变,蹲下身,拉住刘副官染满鲜血的手,告诉我,小鬼子想干啥?刘副官哽咽着,小鬼子说了,让师长和冯师长跪在奉天车站前广场上,向天皇请罪,说若是不去,就等着给爷们收尸吧。

张作霖站起身,调头看了看冯德麟。冯德麟嘴里嘟囔一句什么,走到刘副官身边,你再说一遍,小鬼子想干啥?

张作霖突然抓起身边一个花瓶,双手举着砸向窗户,窗户被砸坏半边,花瓶的碎片撒了一地。张作霖指着冯德麟,大声骂道,冯老三,你他妈啊!

冯德麟一愣,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疑惑地看了看张作霖,这是那个平素里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张小子吗?冯德麟定了定神,哎,刚才那话谁说的?你吗?

张作霖不再理会冯德麟,大喊一声,汤二虎!

汤玉麟拎着机枪从外边跑进来。张作霖大声地发布着命令,汤旅长,集合队伍,把所有的人,所有的炮都带上,国际马路待命!

冯德麟一把拉住汤玉麟,张小子,你疯了!儿子还在他们手里呢!

张作霖一张脸冷若冰霜,冯师长,请让路,二十七师还轮不上你讲话。

冯德麟一听此话,暴跳如雷,他几步窜到张作霖跟前,抓住张作霖的衣领,张小个子,你想找死是不是?张作霖一摆手,祁老号带着卫队冲进屋。张作霖看也不看冯德麟,祁老号,出枪,对准冯师长的脑门子。祁老号抽出枪,顶在冯德麟的额头上。

张作霖说,冯师长再敢张嘴,你就开枪。

连载

再如百度CEO李彦宏和网易首席财务官李廷斌,因所在公司早前曾有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经验,后来他们也成了新东方的独董,为2006年俞敏洪的公司在新交所上市立下大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与企业处于发展壮大时期的互相帮衬,利益均沾相比,一方临时有难,另一方能否出手营救,更加能显示出企业家之间的交情深浅。牛根生、宁高宁、柳传志和卢志强等人都经受过这样的考验。

2008年9月,由于“三聚氰胺”事件,蒙牛乳业股价暴跌。因此前蒙牛曾将部分股权抵押给了摩根斯坦利,股价下挫后若不能及时补足保证金,公司将面临外资并购风险。

危急关头,牛根生向诸多知名企业家寻求资金支援。很快,柳传志、俞敏洪等人火速送来了少则五百万元、多则两亿元的紧急救助资金。危机化解后的2009年7月,蒙牛又迎来了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61亿港元的巨额投资。此举使得中粮厚朴将蒙牛20%的股权收入囊中,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蒙牛由此彻底摆脱了外资并购的噩梦。

虽然这次并购有“大食品概念”和“全产业链粮油食品”等做底子,但宁高宁与牛根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默契和“一拍即合”,还是被分析人士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不无关系。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是,被中粮控股后,牛根生及其高管团队继续掌管蒙牛,而中粮集团在十一个董事席位中所占的三个名额,则全部是非执行董事。宁高宁后来向媒体表示,在股权比例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粮在目前没有继续增持蒙牛的计划。这等于说,牛根生在蒙牛的地位将在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

内蒙古一家报纸更是捕捉到了两人交好的外在细节:2009年6月30日,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合资的一家瓶装厂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盛乐经济开发区奠基。

正式落户后,这家企业与蒙牛仅一街之隔。据报道,奠基仪式上负责接送任务的车辆中至少有四辆大客通勤车是蒙牛派来的,而中粮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入主此园区,也是得益于牛根生的牵线搭桥和极力邀请。

与之相似,卢志强和柳传志携手制造的“泛海入股联想”棋局,亦有互帮互助的友情渗透其间。

2009年9月8日,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的价格受让联想控股29%

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此举使得联想控股顺利回归柳传志时代。

改组后的五人董事会中,两人来自国科控股,两人来自职工持股会,一人来自泛海集团,柳传志任董事长。而此前联想控股的七人董事会格局中,有四人来自国科控股,柳传志仅为副董事长。

事后,卢志强向媒体谈起这次合作的细节,泛海和联想之间,我跟柳总或者和联想的团队之间,都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互了解,建立了一定的友谊。这个友谊是在信誉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是有价值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决策过程相对就比较快一点。甚至可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根据他的回忆,2004年左右,泛海集团曾一举签了不少土地,当年恰好遭遇“8·31”大限(当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规定,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以公开的招标投标挂牌出让方式进行),泛海资金链面临断裂危机。

“关键时刻,联想给了泛海很大帮助,我们不会忘记的。”

维系友谊的圈子
表面上看,这些案例反映了企业家之间的私交,但在私交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闻的企业家组织。这类组织以俱乐部、论坛、同学会等形式,将他们的私交固化下来。

上面提及的马云、王中军、牛根生、宁高宁、柳传志、俞敏洪、江南春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他们的朋友还有招商的马蔚华、海尔的张瑞敏、SOHO中国的潘石屹等企业界的顶级人物。

他们会一起组团到其中一人的企业去参观访问;在策划生意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圈子里的朋友;当朋友遭遇困难时,其他的朋友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牛根生与宁高宁联手宣布“中粮收购蒙牛”之后,就有媒体分析说,“蒙牛此次引入的投资方,即使不是中粮,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另一家企业”。

而柳传志与卢志强的渊源,则可追溯到更早的另一个企业家圈子。

卢志强回忆,他和柳传志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的泰山产业研究会。这是一个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功能相似的组织,活跃其间的成员多为当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界的顶尖人物,其中包括万通集团董事长史玉柱等。